馴騁浪四州其酋姓董氏隸戎州都督府國朝開寶中德化將軍董春惜貢馬詔書嘉納之太平興國始市馬其後又以木板来售蓋夷界多巨木邊民嗜利者齎糧深入為之傭鋸官禁雖嚴而不能止也板之大者徑六七尺厚尺許言為舟航樓觀之用則可長三數丈蠻自載至敘州之江口與人互市太守高輝始置場征之謂之抽收場至今不廢也馬湖之地東南接石門（亦敘州徼外蠻）西南接沙漠虛恨（嘉定府徼外蠻）及黎雅

諸蠻與吐蕃之境而北接敘州之商州寨宣化縣西接嘉定之賴因沐川（犍為管下二寨名案宋史作北近犍為之沐川賴因砦）西北接敘州之宜賓凡蠻之地仰給者七村曰胡盬（或曰會筵）曰黎溪（或曰泥溪）曰平夷曰都夷曰什葛曰蒲潤（或曰普潤）曰荒桃此七村多沃壤宜耕稼其民被氈椎髻而比屋皆瓦屋如華人之居飲食種藝多與華同惟胡盬黎溪平夷三村兩輸漢蠻之稅謂之兩屬稅戶自敘州沿流十里至馬湖江口又西泝七十里至安邊寨

利店稍富實而寨丁少乃攻之知寨保義郎段松悉寨丁七十餘人遣之迎敵或死或逃蠻遂圍其寨寨地勢低蠻人憑高投木石以擊之衆莫能拒又二日蠻人以雲梯登城松力戰十三合無與援者寨民驚潰自投山水而死亡者數百人松為蠻所執臠割而殺之盡掠寨民之貲焚其居驅老弱婦女數百人而去松二子亦為所掠守臣許奕子然聞變急調兵救之至則蠻已遁矣既而蠻人釋所俘卒胡慶者俾持

代輸秋稅

禁諸軍虛數冒請

聽自首違者重坐之

是月四川置安邊司

安觀文丙時為制置大使乃置安邊司以經制蠻事

俾李𡌴李允與許奕子然共領焉始議猶欲招安而

蠻人玩狎終不肯出大使司議遣兵平之李允謂然

而許成子在瀘南以謂曠日持久不如招納之利持

通貨和市而鐵禁甚嚴及金人得河東慶夾錫錢執
劉豫又廢鐵錢由是秦晉鐵錢皆歸塔坦塔坦得之
遂大作軍器而國以益彊方金人盛時入貢金人置
東北招討使以統隸之衛王既立塔坦特穆津始叛
自稱青吉斯皇帝山東兩河皆為所踐而不能有也
又有蒙古者在女真之東北唐謂之蒙兀部金人謂
之蒙兀亦謂之萌骨人不火食夜中能視以鮫魚皮
為甲可捍流矢自紹興初始叛都元帥宗弼用兵連

年宗弼即烏珠所謂四太子者卒不能討但分兵據守要害反厚賂之其酋亦僭稱祖元皇帝至金亮之時與塔坦並為邊患其来久矣蒙人既侵金國得契丹漢兒婦女而妻妾之自是生子不全類蒙人漸有火食至是塔坦乃自號大蒙古國邊吏因以蒙塔稱之然二部居東西兩方相望凡數千里不知何以合為一名也蓋金國盛時置東北招討司以捍禦蒙古高麗西南招討司以統隷塔坦西夏蒙古所據蓋烏

其王自至金界貢場親行進奏金人亦量行答賜不使入其境也金主璟之明昌元年庚戌（本朝紹熙元年）白塔坦王舒舒之弟弑其兄而自立舒舒之子博斯巴方二歲金人取歸其國養于黑水千户家泰和七年丁卯（本朝開禧三年）春舒舒之弟至環州進貢金人乘其無備醉而殺之復立博斯巴為王遣還國始博斯巴在黑水千户家見其女悅之至是欲取為妻璟不從博斯巴怨怒畔歸黑塔坦以此益彊漸併諸族地遂起兵

使所薦至是劾之鐫二秩罷歸

乙亥羅世傳為其黨所殺

其徒胡有功殺之以降詔以世傳官授之黑風峒為

盜凡三年聲揺吳蜀至是就擒人皆相慶焉

冬十月己卯朔更定玉牒凡例

七年五月詔修玉牒官二年一具草以進

甲辰申儆邊備

以金為㙮坦所攻命江淮京湖四川制置司謹邊備

二月壬午罷借補官

去年七月詔軍興以来爵賞冒濫者聽自陳除其罪至是復詔罷兩淮軍興以来借補官

三月庚戌敘州蠻酋米在降

先是二月有詔成都府路帥臣兼領兵甲事至是大使司知蠻不可致遣興元後軍統領劉雄等二人將西兵千人自嘉敘二州分道並進又遣新本路提刑司檢法官安伯恕往敘州節制之伯恕廣安人故同

受盟邊吏遣土丁十餘人入蠻為質米在乃令其徒數十詣寨納降安邊司盡以十二年税犒與之米在以墮馬為辭終不出是役也所掠邊民數百人得還者十三人而已捷奏上大使安丙轉三官為通奉大夫黃疇若轉一官李𡌴進直煥章閣伯恕特改次等京官餘人並進一官議者疑入粟改官非舊典大使司乃奏言伯恕之出有蠻九百餘人詣軍前投降又言其始以獻策復關表四郡便宜補官乞依任子例

輪對上奏曰比者恭覩御筆以太廟因雷雨之後鴟
吻損動明詔有司避殿減膳有以見陛下寅畏祇懼
之心然臣博觀六經載籍之傳下及秦漢以來史傳
所志自非甚無道之世未聞震霆之警及於宗廟者
魯之展氏人臣耳己夘之異春秋猶謹書之盖震霆
者上天至怒之威宗廟者國家至嚴之地以至怒之
威而加諸至嚴之地其為可畏也明矣古先哲王遇
非常之變異則必應之以非常之德政未嘗僅舉故

庚戌遵義寨蠻楊煥來獻馬
辛未罷沿海諸州船錢
是月四川復榷石脚井鹽
在多悅者謂之山門井先是總所已行棧閉至是多悅之民有犯法私煉者州既抵罪制置大使司聞之即遣新夔州路兵馬都監楊仲端往山門措置自後月得小鹽萬五千斤皆不用引鈔徑行發賣歲責息錢萬九千二百緡然鹽皆苦惡不可食卒以抑售土

詔侍從臺諫兩省集議語見嘉泰元年正月庚午下

戊戌雷

十一月壬戌日南至祀天地于圜丘赦天下

十二月乙丑再蠲濠州稅

一年

壬戌蠲橫增稅額

詔諸路轉運使參攷州縣新舊稅籍蠲其橫積之數

是冬王釜請收兑舊會

鄭王有二子長曰愛王趙妃所生葛王愛之賜以鐵
券璟惡之而不敢殺也愛王尋居上京以叛越王遂
為璟所殺（慶元元年五月）璟死無子而雍之諸子惟允濟在
璟所嬖內侍李黃門者傳璟遺令與尚書右丞薩木蘇
共立之愛王時在中都允濟疑其為變因之真定拜
薩木蘇太師領三省事封申王明年改元大安（元年己巳）壬
申改崇慶癸酉改至寧璟之在位也允濟被命往靖
州受黑塔坦進奉見其王特穆津桀傲不遜恐為邊

語之曰吾此來特誅亂臣耳非有叛意也俄而細軍俱來救篤壽諭止之衆憚執中威名無敢動者獨闕西大漢軍都統完顏善延引所部五百人至皆為武藝軍所殺執中以善延驍勇召其父福海令招之善延大呼告其父曰老賊欲反朝廷何為降之復力戰自旦至午手殺數十人身中數矢而死軍民相殺流血滿地執中遂進入東華門乞濟遣其子蔣王持詔書投於門下募能殺執中者白身除大興尹世襲千

蠻人怒掠邊民十四人而去土丁追之梟其七級其
年十一月也制置使謝源明聞之乃於羊山江南築
師院平等三硬寨以防其衝突明年三月蠻徑犯師
院平十月又犯龍蓬堡寨將馬櫄知不可遏乃遣人
與之打話陳謙提點本路刑獄亦欲招安之蠻人聽
許明年春遣峨眉令楊鴻往中鎮受其降蠻至寨未
給犒間馬櫄以其屢抄掠也恨之多所要索蠻怒而
去櫄伺其出塞俾土丁邀之於道殺蠻人壯二等三

欽定四庫全書

# 兩朝綱目備要卷十四

## 寧宗

嘉定七年甲戌春正月丁卯朔何九齡襲秦州大敗

先是元年冬金主璟卒衛王允濟立允濟嘗使塔坦因不為特穆津所禮憤之及允濟立特穆津始叛四年秋朝廷遣余嶸北使賀所謂萬秋節者而燕京已為塔坦所逼不暇延使者嶸至涿州而還去秋允濟

以所部夜襲秦州是月朔旦敗焉

甲戌塔坦遣人至邉

是夜三鼓濠州鍾離縣北岸吳團鋪有三騎渡淮而南水陸廵檢梁實問所由三人者出文書一囊絹畫地圖一冊云是塔坦王子青吉斯遣來納地請兵翌日守臣劾用統領李興等以本州不奉朝旨不敢受諭遣之又翌日遇諸廟堈即以筏送之而去先是有楊安兒者李全之婦翁也（案安兒乃李全之婦兄）見金人政亂

已强大然但居其故地而於燕雲置行省命其大臣
薩木哈領之所謂太師國王者也其大將曰哈布爾
云

丁丑雷

韋良能莞

壬午王大才斬何九齡

大才爲沔州都統制以九齡啓邉釁斬之梟首境上

大才初爲利州統領劉德秀薦之陞差額外統制其

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沔州王大才今具相公不顧法令非理劄下大才事目開具下項一入謀大才與金人同謀不軌一入謀大才與金人私通書信一入謀大才於廣安軍殺何九齡之子世昌一入謀大才將兵刼掠到銀七十三鋌金一百五兩已納在大才宅庫一與元都統李太尉寀與大才下書虞候孫儀言說稱相公已劄差下二三百人要得親來沔州將大才殺害一相公日來不時遣使强横小人以追

形於紙筆以快私意天下恐無此理可見相公包藏
禍心欺罔君父蔑視朝廷不恤人言略無忌憚未審
相公端用幾日前來泗州作亂乞賜明文行下容大
才道左祇候公駿謹具申制置相公敢望鈞慈憫念
朝廷勿以天日萬里以爲可欺况惡業貫盈恐造物
不與善後特未可保伏乞鈞照開正識眼曲賜看詳
癸酉大使得之即疏辯申朝廷且檄四路帥臣監司
委官究實丙子董居誼至石首縣被制置使之命辛

如兩淮安撫之制

夏四月癸卯蠲福建納鹽

恤沿海諸州貧民也

癸丑馬㮹襲殺虛恨蠻庫崖等

甲戌春正月邛部川蠻人逮臼至羅忽寨言虛恨蠻

人有歸順之意提刑司遣從政郎權本司發廳封壽

源巴西縣主簿李時開往中鎮寨隨宜應接於是虛

恨都王遣其徒庫崖來打話庫崖以馬㮹嘗殺北二

五月丁丑太白經天
乙酉親試舉人
賜禮部進士奏名袁甫等五百四人及第出身有差
壬辰命修祿令
有司考課祿之制裒類成書以爲法式
六月旱
辛丑命諸路州軍禱雨甲辰詔諸路監司守令速決
滯訟丙午蠲兩浙路諸州贓賞錢壬子釋大理三衙

陛下日旰視朝惟大政是議輔臣夙宵盡瘁惟大計是圖則句踐之功可尋而中興之烈可冀矣臣故曰修政事爲自立之本也昔漢有邊鄙大疑必使羣臣雜議季布得以中郎將而折列侯噲狄山得以博士而詰御史大夫湯北匈奴來求和親光武既從皇太子言卻其使矣而班彪乃以不宜絶北爲言是一司徒掾而敢與太子異議也豈非國家大事臣子皆當盡言故耶我朝熙寧中契丹來議地界時王安石當

國神宗乃以問韓琦富弼元祐初夏人遣使納欵時
司馬光爲相哲宗乃以問大防純仁高宗中興內外
尤爲倥偬然無一事不采人言建炎四年嘗議防秋
矣紹興初年嘗議便民弭盜矣五年則令前宰執各
陳禦兵之策矣八年則令侍從臺諫各上講和利害
矣夫祖宗之明非不知獨運專斷爲神顧以廣謀從
衆爲得者凡以盡天下之心而建久長之策也今事
會之來日新未已臣願須明詔以敵徙而南寖迫吾

痍以收百姓之心君人之柄惟器與名當靳而予則僥倖者生心宜予而靳則勞能者觖望頃緣軍賞多濫一切難以微文雖懲僞所以別真而矯枉亦虞過正今邊候孔棘正牢寵武勇之秋臣謂荆襄兩淮之人嘗以功績著見爲衆所推者宜命帥守監司搜揚來上擇其尤異者數人不次擢用自餘悉下銓曹審其來歷茍非妄冒者悉與隨次注擬以收豪傑之心往者兩淮募兵雖數萬計有如諸軍闕額自可撥隸

重民兵團結衣裝弓弩責其自備教閲資糧令其自
齎呻吟之餘何以堪此臣願朝廷深念保障之重多
方優卹俾獲蘇醒以收邊甿之心北境遺黎本吾赤
子日夕南望如慕慈親彼既襁負而來焉有可拒之
理竊聞疆吏便文塞責至以鋒鏑驅之既絶其向生
之塗是激其等死之忿又聞秦隴之間有相率内附
者自湼其面示無還心視昔八字之軍何異而入南
不受歸北不可獸窮則搏勢有必然臣恐欲以此靖

將馬歸恢拓之基實在於此臣願朝廷亟加之意以収中原赤子之心夫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陛下誠能内有以保吾國之民外有以懐鄰國之民則以守則固以戰則克矣臣故曰收衆心爲自立之本也抑臣又聞有自立之本有自立之具今連營列戍虛籍不塡老弱溷殽教閲廢弛衣廩朘削憔悴無聊荆淮所恃者義勇民丁而團結什伍反成繹騷無以作其超距翹關

家計夫荆襄形勝臣固習聞而兩淮利病則尤所深悉葢軍國所資莫如鹽筴而淮有鬻海之饒兵食所仰莫如屯田而淮有沃野之利其齊民則天性健鬬每易視敵兵其豪民則氣槩相先能鳩集壯勇使范蠡諸葛亮輩得而用之力本以務農教民以習戰雖方行天下可也其肯委之爲不足守之地哉中興之初志在進取故不暇修營泰和之後束於要盟又不克經理然孝宗皇帝所以設捍防闢空曠者未嘗不

安豐城則庳薄池則堙狹兵則單虛徒以廬和可恃而已然有安豐之屏捍則敵始不得以犯合淝有濠梁之遮蔽則敵始不得以走歷陽藉有他徑可由而吾以廬和當前濠壽斷後彼有腹背之虞我有犄角之助其能長驅深入蕩無所限乎故欲固兩淮先防三口此非臣之臆說也昔孫氏之保江左邾城雖小猶屯三萬人今維揚合淝兩淮之根本而兵數單弱不及孫氏一邾城故李綱嘗謂大將擁重兵於江南

可釋此陛下所當亟圖而不可忽也或曰彼方紛拏
我幸無事但求鎮靜焉用張皇臣竊以爲不然夫自
古未嘗無勍敵惟有以待之則不敢窺未嘗無奸雄
惟有以折之則不敢肆令不於斯時大有所振立萬
一更生虎狼之敵知吾易與潛啟禁心當是時也不
知安邊金繒行人玉帛可以窒其無厭之欲乎夫古
今之患非一而蒙蔽爲甚昔范仲淹嘗謂時方用兵
不當諱言邊事今朝廷若以張皇爲戒臣下希旨雖

有警急不敢上聞本惡張皇乃成蒙蔽昔雲南喪師反以捷告原其積漸不過如斯盛明之朝可不鑒此

是月夏人來議夾攻不報　夏國左樞密使吐蕃路都招討使萬慶義勇者令蕃僧𢧐巴本布賫蠟書二九至西和州之宕昌寨欲與本朝合從犄角恢復故疆蕃兵總管傳翊得而上之時董居誼初入蜀不之報由是敵訊中絕

八月癸巳朔罷關外四州所增方田稅

癸卯復建宗學

改教授爲博士又置宗學諭一員九年十二月詔並

隸宗正寺博士在太常博士之下諭在國子正之上

俸給人從賞典依國子博士及正體例生員以百人

爲額於是宗室疏遠者皆得就學彬彬可觀矣 旋

有旨復存諸王宮大小學教授一員

金人復來督歲幣

乙巳太白經天

制置使還成都而興元帥臣兼節制御前軍馬
九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太白晝見
癸亥雷
乙亥高宗經武要略成
史彌遠等上進
久雨
丙戌釋大理三衙臨安府杖以下囚庚寅釋兩浙路

不可不報
丙戌賑浙東災傷
命監司覈災傷州縣蠲放之数發常平米賑之
是月真德秀言五事
德秀除秘閣修撰江南東路計度轉運副使朝辭奏
事其一有曰宗社之恥不可忘臣嘗觀古之人主於
仇讎怨敵之國有勢未能報而姑事之者有勢雖不
敵而不事之者有勢可以勝而遂報之者有勢可以

故臣願陛下勉勾踐之良圖懲謝玄之失策則王業興隆可冀矣其二曰比鄰之盜不可輕今之論塔坦者類曰非有囊括并吞之志其論山東之盜亦曰不過鼠竊狗偷之謀抑不思劉石苻姚之興大抵皆出荒裔全齊十二之險昔人用之嘗以霸强况今中原士民倀倀無主使盜亦有道則衆將從之苟得志而鄰於吾莫大之憂也乃者偽使之來輕舟浮海不十日而抵邊城舍舟登岸人無知者安知不以是覘吾

之虛實乎臣願朝廷毋輕二賊日夜講求攻守之策以逆杜窺覦之心自治之方無急於此其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今之議者大抵以敵之存亡爲我欣戚聞危蹙之報則冀其非實得安靜之耗則幸其必然重以邊臣喜爲迎合或曰塔坦許和矣或曰羣盜聽命矣或曰還燕有日矣誠使敵命少延吾得以因時修備豈非至願政恐奔竄敗亡之餘勢必不久皇皇巨宋初非小弱顧乃藉彼以爲安是猶以朽壤爲垣

皆有天數無關君德豈不悖哉今邊事方殷正君臣戒懼之日而薦紳大夫工爲諛說或以天福足恃爲言夫漢之肇造以寬仁得民而不在五星之聚井晉之卻敵以將相有人而不在歲星之臨吳矧乾象告徵適日尤甚其可恃讖緯不經之說而忽昭昭之儆戒乎惟陛下鑒天人之相因察諛佞之有害益修其本以格天休宗社之慶也其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

臣聞公論國之元氣也元氣痞隔不可以爲人公論

乾隆御覽之寶

從者凡三百餘人柟與通判州事周壎聚廳受其降蓄卜膝行而前抱柟之足柟以錢帛厚犒之蓄卜留州城十日將渡河乃送還漢人十一而去柟言于朝得旨制置司利東安撫司各常切措置鎮撫務令邊[illegible]靜毋或引惹生事自蓄卜犯邊至此更七年而後定云